

目 錄

序論	1
第一章 挪着羊皮的侵略者	5
一、日本壟斷資本的扩张政策	5
二、“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	8
第二章 帝国主义的傾銷政策	15
一、美帝国主义的馬前卒	15
二、侵略者的明爭暗斗	18
三、吸吮膏血的不平等貿易	24
第三章 帝国主义的資本輸出	31
一、与資本輸出相結合的战争赔偿	31
二、掠夺原料和推銷設備的私人投資	38
三、为資本輸出准备条件的“技术合作”	44
四、居然也要填补“真空”	45
五、向美国搖尾乞怜	51
結束語	56

緒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由于侵略战争的惨败，丧失了殖民地，并且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但是美国的占领，并未动摇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美国的目的是通过听命于它的日本垄断资本，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使日本成为它在亚洲进行侵略的工具，为美国火中取栗。而日本垄断资本的目的是利用卖身投靠政策，换取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企图借美国力量，复活“大东亚共荣圈”，重建一个东方法西斯帝国。

1945年9月美国总统批准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基本政策”，明确规定美国对日政策的“最后目标”是“保证日本此后不再威胁美国的和平与安全”和使日本“支持美国的目标”，即企图使日本沦为美国的附庸。美国为达到这一目的，在占领日本的初期，首先采取了削弱敌手的措施，以便使日本垄断资本俯首就范。它的具体办法是凭借军事占领，夺取日本的国家权力，封锁日本的对外贸易，并进行了解除武装、土地改革、解散财阀等工作。

但是，美国削弱敌手的工作不久即告结束。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雅尔公开宣布新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方向，在于培养强有力日本政府”，“使日本在今后对远东可能产生的新集权主义（指共产主义）的威胁发挥防波堤的作用”，并且供认这和欲将日本非军事化的初期占领政策是自相矛盾的。这显然是要把日本变为美国的“远东兵工厂”和要日本人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也就是实行美国“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一贯政策。

1949年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美帝国主義勢力被趕出中國大陸以後，美國更把積極地扶植日本壟斷資本和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作為它的遠東政策的主要環節。1949年4月，根據麥克阿瑟最高財政顧問、前美國銀行協會會長道奇的計劃，設立“美元對等資金”（共達八億四千五百万美元），使日本公私金融機關一舉恢復了信貸能力，為日本壟斷資本開辟了迅速恢復的道路，同時，這也成為美國控制日本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美元對等資金”只幫助日本壟斷資本解決了資金問題，沒有解決市場問題。日本國內市場因為實行道奇政策反而縮小，國外市場由於美國發生中間性危機（1948—1949年），也无法打開出路。朝鮮戰爭爆發後，由於日本起了侵朝美軍基地的作用，給日本壟斷資本帶來了“軍需景氣”，但也加深了日本對美國的依賴。

通過朝鮮戰爭，日本壟斷資本再一次依靠戰爭大發橫財。日本工業生產指數（1934—1936年=100），由1950年的82.0增加到1953年的157.1，也就是說，經過朝鮮戰爭日本的工業生產迅速地由低於戰前水平轉變為超過戰前水平一半以上。日本經濟以此為基礎，開始迅速發展。到1957年為止，日本的工礦業設備能力已擴大到朝鮮戰爭以前的三倍，工業生產已增加到戰前的二點七倍。而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程度也已超過戰前。由於生產能力的迅速發展，使日本壟斷資本對廉價的原料供給地和穩定的市場的要求日益迫切，同時，經濟力量的增強必然也引起日本壟斷資本重溫“大日本帝國”舊夢的幻想。岸信介上台後，提出“經濟外交”的口號，捧出壟斷資本家的代表人物藤山愛一郎擔任外相，這表明擴大海外市場、進行資本輸出是日本壟斷資本迫不及待的要求。岸信介的“東南亞開發基金計劃”，正是日本壟斷資本這種要求的表現。

同时，最近數年來日本壟斷資本在不穩定的市場基础上进行盲目生产和竞争的結果，扩大了生产和消費的矛盾，引起了1957年开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經濟危机更使生产和消費的矛盾日益尖銳化。事实上，日本人民的消費水平到1956年才超过战前的13%，出口貿易量到1957年还未达到战前水平。最近數年來促成和支持日本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内固定資本的更新和扩大，現在經過長期間的大規模的更新和扩大，日本設備投資已达到大量过剩的程度。³如果繼續进行大規模的設備投資，只有使业已过剩的生产設備更加过剩。因此，日本壟斷資本傾其全力夺取海外市场，特別是东南亚市場。

但是，日本要在夺取市場的斗争中战胜英國、西德等国和緩和东南亚国家因外汇不足缺乏购买力的情况，除加強資本輸出，用資本輸出扩大商品輸出外，別无其他途徑。而日本虽有輸出資本的愿望，却沒有輸出資本的能力，于是日本最近想利用同美國的进一步的軍事勾結，即修改日美“安全條約”为美国充当砲灰的办法，换取美國的經濟援助，以便实现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不过，日本复活軍国主义，积极扩充軍备的目的，也不单是为了充当美國侵略亚洲的工具，一旦日本在东南亚站稳脚跟，羽毛丰满后，它是要取代美、英在东南亚的地位的。

日本在东南亚进行扩张的野心，肯定是要碰壁的。首先，觉醒了的东南亚各国人民决不甘心做日本掠夺的对象，日本的扩张只能激起这些国家人民的坚决反对。其次，美日在夺取海外市场中也存在着矛盾，美国并不愿意出錢把日本培养成自己的竞争者。美日在所謂“合作开发东南亚”問題上是貌合神离，同牀异梦的。美国只是在必要时才出低价向日本采购物資，轉手作高价“援助”东南亚国家，或者是将卖给东南

亞國家的剩余农产品如棉花，赴日本进行加工，取得一笔加工費，并且以此来作为控制日本經濟的手段之一。至于对日本梦想利用美国資本为自己“开发”东南亚的計劃，自吉田内閣提出以来，美国始終采取消极态度。因此，連 1958 年 11 月出席科倫坡計劃會議的日本代表，国务相池田勇人也不得不承認，要实现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还嫌为时过早了。最后，在經濟危机的籠罩下，帝国主义正在瘋狂地为爭夺銷售市場、原料产地和投資場所而斗争，东南亚就是它們激烈爭夺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想借美國力量把英國、西德等国排挤出东南亚市場之外，那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何况，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新形势下，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也決不允许日本重温“大东亚共榮圈”的迷梦，走帝国主义的老路，破坏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如果日本垄断資本及其代理人岸信介政府，执迷不悟，决心充当美国侵略亚洲的帮凶，其結果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第一章 披着羊皮的侵略者

一、日本垄断資本的扩张政策

日本垄断資本現在正企图走帝国主义老路，急于对外实行經濟扩张。它的扩张矛头首先是指向东南亚。

日本出口市場的40%在亚洲，其中70%在东南亚。1958年7月日本举行五大使會議，討論对外扩张問題时，他們一致認為日本的繁榮和东南亚有“难解难分”的关系，从而主張“开发”經濟不发达国家的工作要力求以东南亚为中心。而日本以扩大出口为中心的“新經濟五年計劃”(1958—1962年)，又将出口計劃的关键摆在东南亚，1962年对东南亚的出口将占日本出口总额的35%，其中仅机械一項即占四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日本准备将输出額提高一点九倍，而对东南亚却要扩大二点四倍^①。

日本对东南亚进行經濟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夺取廉价的原料基地和稳定的出口市場。但是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新形势下，在殖民主义体系已經土崩瓦解，帝国主义力量已經日薄西山的时候，作贼心虛的日本垄断資本，却竭力隐藏帝国主义的野心，正扮演着伊索寓言中狼披羊皮的角色。因此，明明是經濟扩张，它却美其名曰“經濟合作”，明明是“經濟侵略”，它却說是“經濟外交”。可是紙是包不住火的，美丽的外衣也无法掩盖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① 根据“新經濟五年計劃”，日本准备將输出額从1956年的二十四亿九千万美元提高到1962年的四十七亿三千万美元；其中对东南亚的输出額要从1956年的六亿五千万美元增加到1962年的十六亿五千万美元。

尽管今年5月日本通商产业省发表的“經濟合作白皮书”，曾列举种种理由，想要証明“經濟合作”同过去的殖民政策有基本的不同，但結果还是露出了馬脚：原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进行經濟合作的“基本政策”是为了“享受商业上的利益”，“出口資本貨物、进口原材料”，并且还“必須适应日本經濟发展的方向”。显然可見，这是道地的殖民政策。接受这样的“合作”，勢将听任日本进行經濟掠夺，变成它的銷售市場和原料产地。

至于岸信介政府秉承日本垄断資本的意旨所拟定并由藤山爱一郎等大資本家直接掌握的“經濟外交”，那更是帝国主义經濟侵略的老手法，是代替軍刀的糖衣砲弹。正案1957年9月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所供獻，日本“为了发展經濟，培养國力，唯一的方法是依靠經濟力量实行和平的經濟扩张”，这就是“經濟外交”的实质。而蓝皮书还接着說，亚洲各国“大部分是独立未久，虽然拥有丰富的資源，却依然沒有进行充分的經濟建設。在这方面，当然和具有高度技术及工业力量的日本，留下极大的合作余地”（重点系作者所加）。这还不够明白嗎？在帝国主义者的語汇中，“經濟扩张”和“合作”是同义語，而拥有丰富資源的經濟不发达国家，天公地道的就得让它予取予夺，以便培养它的國力，发展它的經濟，然后受它进一步的剥削和奴役。这就是日本垄断資本的邏輯。

而日本垄断資本也并不掩饰这种邏輯。日本三大鋼鐵垄断企业之一，富士制鉄公司總經理永野重雄，在1957年“东洋經濟新报周刊”新年特大号上狂妄地說：“日本經濟仍然是以东南亚为中心。世界上主要先进国家的工业市場是落后国家，东南亚也是它們所需要的地方。因此，距离与所需要的地方最近的国家（指日本——作者），当然占着最有利的地位”。在日本垄断資本的眼中，东南亚并不是什么擰脫了殖民地鎖鏈的

独立国家，只是它所“需要的地方”，那里有无限的資源等待它去“开发”，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等待它去榨取，那里有广大的市場等待它去霸占。而掠夺原料和霸占市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特别是它终于发动太平洋大战的原因。

日本垄断資本不仅对东南亚具有經濟扩张的野心，还怀着政治上的阴谋，它妄想干美国所沒有做到的事。据北美報聯通信社在1957年6月27日报道，岸信介1957年訪美时，曾向美国政府首脑献策說：美国单独开发东南亚是有困难的，因为美国还被看做是殖民主义国家。如果日美合作，那么东南亚包括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国家在內，就可以使它們站到“自由主义阵营”方面来。而日本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在1958年年初在印度尼西亚簽訂日本对印度尼西亚賠償协定的时候，曾发起搞所謂“亚洲外長會議”，并且还說，“一定要把和平中立國家和东南亚條約反共国家联合起来才有意义”。岸信介和藤山阴谋把民族主义国家綁在美帝国主义的戰車上，可見他們的居心是何等险恶。

而狼披羊皮的日本垄断資本，为掩饰其帝国主义野心，欺骗东南亚国家，以便順利地进行經濟扩张，还在外交上使用两面三刀的无恥手法。其具体办法是：一面表示“同情”和“理解”反殖民主義以討好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又一面強調要“排除国际共产主义”，妄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但事实証明，日本对反殖民主义的“同情”和“理解”是虛伪的幌子，去年日本对美英侵略黎巴嫩和約旦問題上所表現的态度，已使它的伪装彻底破产。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决不是日本的挑拨、煽動、誣蔑所能破坏。連1958年7月7日的“紐約时报”也不得

不承認，中蘇等國對東南亞國家的無私援助到處受到歡迎。道理很簡單，帝國主義國家包括日本在內是一心想阻礙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它們永遠處於經濟上的落後狀態，從而無法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和剝削；而社會主義國家則真誠地幫助它們發展經濟，使它們在經濟上獲得獨立，從而擺脫帝國主義套在它們脖子上的枷鎖。

日本壟斷資本和依附它的極端反動分子，當日本投降之初，就夢想在美帝國主義扶持之下，復活軍國主義，而岸信介也力圖在他的手中完成這一任務。因此，岸信介政府不惜出賣日本民族的利益，進一步投靠美國，妄想借助美國力量壟斷東南亞市場，以遂其重霸亞洲的野心。但是歷史的車輪將顯示其力量，證明這是日本壟斷資本自尋絕路。

二、“大東亞共榮圈”的翻版

日本壟斷資本從形成之日起，就是最具有侵略性的。它的每一次發展幾乎都是依靠侵略和戰爭。這一性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並未改變。在美國發動侵朝戰爭以前，日本壟斷資本經過五年的努力，也未能使工業生產達到戰前水平，可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由於日本起了侵朝美軍的基地作用，只經過四個月，工業生產就超過戰前水平，並以此為基礎獲得了相當發展。1957年日本工業生產已增長到戰前（1934—36年=100）的2.7倍，其中機械工業增長到5.3倍，化學工業4.4倍，金屬工業3.1倍。由此可見，日本壟斷資本在戰前是依靠戰爭起家，戰後又是依靠戰爭橫財而再起。正因為撈了這筆血腥的不義之財，增強了日本的經濟力量，於是，日本壟斷資本又妄想重溫“大日本帝國”的舊夢，並選擇了富于侵略經驗的戰犯岸信介來為它們執行這項任務。1957年5月當岸信介秉承

日本垄断資本的意旨赴东南亚进行第一次訪問的时候，日本关西金融实业界的发言人，大阪商工会議所会长杉道助就曾說过，“沒有恢复在东南亚的地位，就不能恢复日本在世界的地位”。这就可以看出，日本統治阶级決沒有忘情于“大东亚共榮圈”，并且把复活日本帝国主义的梦想寄托在控制和开发东南亚身上。

但要开发东南亚，必須有巨額的資金，日本虽有輸出資本的愿望，却沒有大量輸出資本的能力。因此，这就出現了岸信介制定的企图利用美国資本、日本技术来“开发”东南亚資源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1957年11月2日出版的日本“經濟學人”雜誌評論說，这种想法是以美国老板为后台，由日本摆出“亚洲盟主”的姿态来从事东南亚的經濟开发。其实这种想法也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早在1954年吉田茂訪問美國的时候，就曾提出过類似的所謂“亚洲經濟合作局”計劃①，但因未得美国主子的青睐，只得作罢。嗣后，在鳩山内閣时期，經濟企划厅長官高崎达之助还提出过所謂設立“亚洲开发公司”方案②，大藏相一万田尚登也提出过所謂“亚洲金融公司”方案③，可見日本統治阶级一心一意要把东南亚变成它的囊中物。不过这类等而下之的方案，更未能引起美国垄断資本之一顧。

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是帝国主义經濟侵略的

-
- ① 1954年11月吉田茂訪美时，向美國提出“亚洲經濟合作局”計劃，并曾在华盛顿美國新聞俱乐部发表了一篇陳腔滥調的反共演說，要求美國每年投資四十亿美元，以阻止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化。吉田說，日本可以提供它作为亚洲工业最发达国家所具有的技术，并尽最大努力来促进这一計劃的成功(1954年11月9日日本“經濟新聞”)。
 - ② 高崎达之助的“东南亚开发公司”方案是資金二亿美元，由日美各出資金50%，供給东南亚各国作“开发”資金。
 - ③ 一万田尚登1955年向訪問日本的美國国际合作署署長戴利斯特提出的“亚洲金融公司”方案是仿效“国际金融公司”擬訂的。1956年春天，他还向美國約翰斯頓国际开发顧問團再度提出过这个方案。

老手法，是复活“大东亚共荣圈”的具体步骤。连日本垄断資本御用的共同通訊社也承认它“无疑是这样的东西”（1958年7月10日共同社电）。这个計劃的另一名称，也叫做“亚洲經濟开发基金計劃”。据1957年11月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館公布，它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同亚洲国家和世界其他“自由国家”合作設立一笔为数达五亿美元的“亚洲全面週轉基金”（又名亚洲开发基金），以美元、英镑和其它通用通貨提供低利长期貸款，供全面开发和建立生产企业之用。（二）設立一个資金为一亿美元的“轉貼現机构”，促进亚洲国家輸入机械設備，在进口国家中央銀行的担保下提供长期或中期貸款，但貸款期限不得超过七年。（三）設立一笔資金为一亿美元的“亚洲貿易基金”。主要是資助亚洲国家进口消费品，告貸国須以出口农产品作担保，貸款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从表面上看，这个計劃好象是为东南亚国家解决缺乏工业建設資金和貿易資金的困难，而实际上则是为日本扩大市場和掠夺原料开辟道路，并意味着日本要积极进行重新瓜分市場的斗争和建立它的势力范围，想借美國力量把英國、西德排挤出东南亚市場之外。

野心毕露的日本垄断資本的代理人，甚至情不自禁地使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帝国主义所慣用的侵略口号。前开发銀行小林中，1957年8月下旬以东南亚巡回大使名义在曼谷召集日本負責經濟侵略的官員开会时，一再強調日本必須建立“亚洲广域經濟圈”，吹起了向东南亚进军的号角。而当时日本派赴欧洲的巡回大使堀田庄三返日後，曾反复強調日本應該組織“东南亚經濟集團”，和英國、西德的經濟扩张相抗衡。而“大东亚共荣圈”的別号就是“大东亚經濟集團”。至于战前日本法西斯所主张的“亚洲广域經濟圈”，它的范围甚

至还不限于亚洲。

追溯历史，首先提出“大东亚新秩序”口号的是1939年平沼内閣的陸軍大臣有田八郎和海軍大臣米内光政，而所謂“大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榮圈”是同義語。根据“远东国际軍事法庭判決書”，1940年6月19日，日本外务相有田八郎发表广播演說，認為“东亚各国和南洋各地具有密切关系，为了它們共同的‘福利’和‘繁榮’（應該為供日本統治剥削），命定了要合作互助以适应相互的需要。那么把所有这些地区统一在一个独立范围内，乃是当然的結論”^①。接着9月28日近卫内閣制定的“日本外交方針綱領”中就明白宣布日本必須努力促进所謂“大东亚共榮圈”的建設。而当时在日本陆海軍省和外务省首腦的會議中，認為远东的“新秩序”不仅应包括南洋在內，并且应包含自缅甸和东印度起一直到澳洲和新西兰的各地区在內。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战犯岸信介是什么口吻。1957年12月9日他在内閣會議報告第二次訪問东南亚情況時說，“在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是个特点，不过，需要使亚洲各国的关系密切起来（重点系作者所加），以免反被共产党所利用”。接着12月21日他又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說，認為“亚洲对日本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要实现亚洲各国的独立，首先需要发展經濟，安定民生。因此，对日本來說，設置共同的开发基金，虛心地进行合作，是当务之急”。

可是，岸信介不过是想利用所謂“共产党的威胁”作为說服美国的資本，表示愿意在亚洲反共体制中充当美国的代理人，以便伸手向美国要錢，实现他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以滿足日本垄断資本对外扩张的野心。而又以发展經濟、安

① “远东国际軍事法庭判決書”，五十年代出版社中譯本第338頁。

定民生和美國資金為誘餌，妄想使東南亞國家上鉤，然後掌握東南亞的經濟領導權，使它們實際上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岸信介的“東南亞開發計劃”就是一付“套索”。

岸信介企圖通過所謂“開發資金”直接參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建設，並借此越过這些國家所實施的進口管制，大量輸出建設器材和工廠設備，使日本因發展較遲價格較高不依靠人為辦法難以和歐美各國相競爭的重工業產品獲得穩定市場；同時，東南亞的豐富資源，如鐵礦砂、石油、有色金屬等等，在大規模開發以後，就可以成為日本廉價原料的供給地，使日本有機會逐漸減輕對美國原料的片面依賴，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狀態。而廉價原料的取得，又可以降低日本產品的成本，加強日本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量。至于以輸出機械設備為目的的“轉貼現機構”資金，以及以出口消費品為主要目的的“亞洲貿易基金”，當然也是為日本推銷商品的辦法。這樣一來，當這些資金愈滾愈大，日本愈滾愈強的時候，東南亞就落進了日本的懷抱。

但是，岸信介的如意算盤落空了。首先，東南亞國家看穿了這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翻版，表示冷淡或反對。緬甸對於“帶有套索”的“援助”，痛痛快快地加以拒絕；印度的尼赫魯總理則說，“亞洲需要經濟援助，但和軍事援助纏到一起，就會產生新的問題”；巴基斯坦贊成加強同日本在投資方面的雙邊關係，而不贊成設立開發基金；錫蘭的官員們對這筆基金也表示不感興趣；菲律賓的財政部長認為沒有必要參加這個計劃，而參議員雷克托說，接受這個計劃等於自杀。因此，連岸信介自己也不能不承認東南亞國家懷疑“日本有特殊企圖”。①

① 1957年12月8日，岸信介舉行內閣記者招待會時答記者問。

至于美国，从开始起，就沒有对岸信介的計劃表示积极态度。1957年2月美国援外調查会会长費尔勒斯訪問日本时岸信介曾提出过这个計劃，但費尔勒斯避不作答。接着6月下旬岸信介赴美乞求美國出錢支持时，美國也沒有明确的答复，在会談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根本未提及这点。岸信介回国后，日本政府又先后派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大藏相一万田尚登、經濟企划厅長官河野一郎去华盛顿活动，但依然沒有結果。河野一郎在与美国国务院商談时，曾提出过一个退一步的計劃，即由日本設立一笔相当于五千万至一亿美元的日元信貸資金，以便向东南亚输出机械設備，只要求美国对这笔日元信貸資金加以担保，但美国还是不同意。道理很明显，美国不愿意出錢給日本“开发”东南亚，以至使日本成为美国的竞争者，而是要通过“援助”直接控制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并且利用日本充当它侵略东南亚的馬前卒。因此，岸信介等待經年，美国始終“沒有表示好意的态度”（岸信介1958年2月18日在众議院預算委員会答复质詢的話），这对他以及日本垄断資本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但是，日本垄断資本是并不甘心就此罢休的。于是，岸信介政府就加紧制定由日本自己提供資金來“开发”东南亚的計劃，以便繼續推行它的經濟扩张政策。1958年初，岸信介政府已經設立了五十亿日元（約合一千四百万美元弱）的“东南亚开发合作基金”，8月日本外务省为加强經濟扩张，决定把这项基金增加为一百亿日元，同时又新設置了三十亿日元（約合八百三十余万美元）的“經濟合作基金”。为了执行这类計劃，外务省已經预定設置“經濟合作厅”，作为它的直轄机关。此外，日本还通过9月訪美的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对美国政府进行活動，爭取設立“国际性”的“亚洲开发基金”組織。日本外

各省还故作姿态，认为美国正在考虑中东和中南美地区的“开发”计划，但是对于同属地区开发计划的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计划”却不表示赞成，这是不可理解的（1958年8月19日共同社电）。

可是不管日本故作姿态也好，搖尾乞怜也好，美国还是准备用外交词令把它挡回去。据1958年9月10日合众国际社消息，可靠人士说，日美在华盛顿和东京的初步会谈中，美国的答复都是不愿承担义务的。而正在起草这项政策文件的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他们和有关的其他官员都很重视美国和亚洲各国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主要的反对意见是亚洲其他国家对日本的这个计划表示冷淡，也没有同日本一道要求美国支持这个计划。而美国官员们认为，这种态度部分地是由于害怕受日本的经济支配和对日本战时的“大东亚共荣圈”记忆犹新。其次是，大多数被邀请参加这个计划的国家都承认中国，并与中国进行贸易。这个区域性组织可能发生中立成员国和积极反共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纠纷。因此，杜勒斯虽不会拒绝藤山的建议，而可能会表示，如果有一批亚洲国家同日本一道拟订一个详细的建议时，他将会给予“同情的考虑”。而藤山和杜勒斯会谈的结果就是如此。

天下的妙事真多，这一次竟轮到美国来揭日本侵略野心的底了。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为摆脱危机，追求巨额利润，都在疯狂地为争取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而斗争。而它们的主要战场就是经济不发达国家。日本垄断资本想从美国垄断资本的口中讨肉吃，适见其不自量而已。其实即使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美国也不愿出钱为日本“开发”东南亚，恢复它的“世界地位”并拱手让出东南亚市场的。

第二章 帝国主义的倾銷政策

一、美帝国主义的馬前卒

东南亚和美国是战后日本输出市場的主要支柱，1957年，东南亚約占日本出口总额的 $1/4$ ，而美国仅占 $1/5$ ；与此相反，美国約占日本进口总额的 $2/5$ ，而东南亚仅占 $1/6$ 。由此可見，战后日本将进口市場献給美国，将出口市場轉向东南亚。因此，日本对美国是片面的从屬貿易，对东南亚是片面的扩张貿易。这就說明了日本对东南亚貿易是帝国主义式的傾銷和掠夺。

战前，日本的对外貿易是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的。这就是日本和我国的貿易，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貿易以及日本和美国的貿易。战前这三个部分的国际收支大致保持平衡。日本对美国出口生絲、杂貨换取机器和工业原料，这种貿易是工业落后国家依賴工业先进国家的关系，但它們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平等的。而日本对我国和东南亚各国，輸出棉織品及其他輕工业品，换取粮食和掠夺原料，这种貿易是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剥削关系。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占领者的地位，为使日本經濟淪为美国的附庸，針對日本的原料和粮食都得仰賴国外供給的弱点，把日本对外貿易完全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而日本反动統治阶级也采取依附美国的政策，来恢复自己的經濟，遂使日本貿易結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战前在日本对外貿易中占 30% 的中国市场，由于日本追随美国的“禁运”政策以及岸信介政府采取敌視我国的态度，1957年竟不到日本对外貿易总额的 3% 。与此相反，日本对美貿易的依賴程

度却大大增加。战前占日本进口总额24%和出口总额16%的对美贸易，1957年占日本进口的38%，出口的21%，入超额达十亿美元以上，占日本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71%。

加之战后日本垄断资本极力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两项工业在日本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战前(1934—36年)为47.1%，1956年为62.6%；而在日本输出总额中所占比重，战前为23%，1956年为51.5%。美国虽然利用日元附属于美元的有利地位，向日本倾销原料，但却不需要日本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产品，而为保护本身利益，对日本的轻工业产品也只能有限地开放市场，甚至加以抵制。

在这种情况下，企图依靠美国东山再起、重霸亚洲的日本垄断资本和极端反动分子如吉田茂、芦田均、岸信介之流，就决定以东南亚为其经济扩张的主要对象，以便倾销其工业产品，特别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产品。臭名昭著的美国豢养的走狗吉田茂1958年9月21日对美国合众国际社发表谈话时，就露出了日本侵略东南亚的野心企图，他说，“日本必须发展和夺取外国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市场”。而美国为了抢夺英国在东南亚的市场，打消日本同中国发展贸易的念头以及缓和日本对美国抵制日货的不满，也鼓励日本向东南亚发展。远在1951年，杜勒斯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即曾说过：“将来日本的经济将是向落后国家输出它们所需要的资本货物，例如为了灌溉计划和港湾设施使用的各种设备，同时从落后国家输入铁矿砂、原油、橡胶、锡等原料以及粮食”。

1953年8月1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咨文中居然说：日本有必要致力于扩张对东南亚的贸易，而最近数年来，美国统治集团的一些代表人物还曾多次重复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这种看法。

当然，美国指使日本向东南亚进行經濟扩张，首先是为了它本身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增加美国在日本投資的利潤，并且还可以增加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紡織品，1957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物資中棉花占第一位，为数达六亿七千九百余万美元，占自美进口总额40%以上，因此日本紡織品在东南亚市場上的傾銷，就等于替美國推銷了剩余棉花。

至于美国企图利用日本搞垮英國在东南亚的統治地位，这对日本壟斷資本來說更是求之不得。因为利用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从中漁利，正是日本統治阶级自明治維新以来的慣用手法。何况，战后在日本經濟軍事力量两俱不足的时候，得到美国的撑腰，真使日本壟斷資本大喜过望，認為这是千載難逢的夺取已失市場的大好机会。远在1920年7月共产國際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寧即曾指出：“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現在沒有別國的帮助，它无论在財政上或軍事上都沒有独立的行动能力”^①。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特征，在战后不是減弱而是加強了。岸信介企图利用美国資本、日本技术来“开发”东南亚資源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还不是最好的證明嗎？

談到中日貿易，战前中国市场是处于日本的政治或軍事力量控制之下，日本对中国的輸出是殖民地式的不等价交換，这种依赖軍事的政治的力量所进行的掠夺，根本不是貿易而是宰割。今天，中国已成为強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只有在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才可能同中国发展貿易。但是，为日本壟斷資本服务的岸信介政府企图走帝国主义老路，采取依附美国的政策，坚持敵視中国人民的立場，又妄想

①.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卷第198頁。

从中日貿易中捞一把，这当然是中国人民所絕對不能容許的。岸信介政府借口不給予我国商务代表机构以悬挂国旗的“特权”，并且纵容暴徒侮辱我国国旗，蓄意破坏中日第四次貿易协定，这正是日本垄断資本态度的反映。

帝国主义之間的勾心斗角是永无止境的，美国企图鼓励日本向东南亚扩张来缓和日本对美国抵制日貨的不满，日本則企图利用美国的資本，恢复它已經失去了的“大东亚共榮圈”，并且准备从东南亚掠夺廉价的糧食和原料，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事实上，自1954年以后，日本已經有意識地将原料来源逐渐轉而依靠亚洲国家。以鐵矿砂为例，1952年美国和加拿大占日本入口总额的40%，1956年降为15%，其余几乎全部由东南亚輸入。而1958年7月日本外务省拟定的新經濟外交方針中，更明白地規定，为了改善对美貿易入超，扩大同經濟不发达国家的貿易，将尽可能地把一直从美国輸入的棉花、矿石、石油、小麦、大麦等物資改从东南亚等地輸入，并向这些地方增加出口。日本的阴谋是当它利用美国力量将英国、西德排挤出东南亚以后，再反戈一击，赶走美国。

二、侵略者的明爭暗斗

在美国的支持之下，日本大举侵入了东南亚市场。据联合国统计，1938年日本在东南亚进口总额中占7.1%，1956年占10.5%。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东南亚进口中所占份额，除美国以外，反有减少。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东南亚进口中的比重①

1938年 1956年

① 联合国“国际贸易方向”及1958年4月19日号日本“东洋經濟新報週刊”轉載的联合国統計关于日本的数字。

美國	11.3	13.7
英國	18.2	15.5
日本	7.1	10.5
西德	6.1	5.7
法國	2.6	2.3

日本对东南亚的經濟扩张，首先是依靠搶夺英国的传统市場。如果以1956年与1952年相比，日本对英磅区(印度、巴基斯坦、錫兰、馬来亚、緬甸和香港)的出口增加率为17.39%，而英国仅为10.74%。英日两国竞争的項目，主要是在棉織品、机器、鋼鐵制品、陶磁器方面，其中尤以棉織品的竞争最为尖銳。1951年日本对东南亚的棉織品出口为八亿九千万碼，而英国仅为一亿三千万碼，最近数年，日本为七亿余碼，而英国竟降至三、四千万碼。如果回顧1928年日本对东南亚的紡織品出口額仅及英国的31%，那么英国的一落千丈，簡直有隔世之感。

日本不仅以棉織品夺取英国的市場，还以人造纤维織品加强竞争。目前东南亚每年进口的人造纤维織品約五亿碼，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日本。

日本紡織品之所以能战胜英国，垄断东南亚市場，完全是依靠对国内工人的野蛮剥削。因此，成本低，售价廉^①，可以进行大量傾銷。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組織調查^②，如果以1949年日本每小时的紡織工資指数为100，则印度为156，英国为486，美国为1,618。而日本垄断資本家，也公开承認对工人阶级进行殘酷剥削是日本增加出口的原因。日本經濟团体联合会

① 以1957年日英两国出口平均价格來比較，日本棉布每平方碼為21.6美分，英國布則要37美分。

② 紡織工資的國際調查，1952年版。

的产业政策委員長金井滋直在“經團聯月報”(1956年7月号)上說，日本“大部分輸出商品的國際競爭力量是大大地有賴于這一事實，即工資比歐美低，所以價格較廉”。

日本的工資低廉，并不限于紡織部門，在其他部門也是如此。英國“約克郡郵報”記者戈登參觀了日本金屬器具工業集中地的燕市以後寫道：“新潟附近的燕市地方工業的總收入為二千八百萬英鎊。但是由於附近農業地區的生活水平異常低下，業主可能用低工資雇到男女工人來工作。……據估計，燕市小型儀器的生產成本低，這些貨物的價格甚至可以提高十倍，而仍然可以在本國市場上比美國工業品還賤。”戈登的結論是，這些條件表明，為什麼英國、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有許多商品的價格還不能同日本競爭。儘管日本工資低廉，但是日本的重工業產品，特別是成套設備，由於原料價格高，技術水平低，產品價格依然高於歐美各國的同類產品。因此，日本利用對購買機器設備的經濟不發達國家提供長期貸款，對出口商給以貸款資助，以及利用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和戰爭賠償^①，和英國、西德等國進行競爭。

因此，英國往世界市場輸出的機器和電氣設備，從1952年的32.2%降為1956年的19.6%，而日本與此相反，由1.6%增至4.7%。這說明英國在日本的競爭之下，在不斷地失去自己的陣地，而主要是失去了東南亞陣地。因此，1952年原僅占日本對東南亞出口總額5.8%的機械制品，1957年增長至17.56%。

其次，日本對東南亞出口的迅速增長，與美國的支持是分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侵略給亞洲各國造成了極大的生命財產損失，戰後，東南亞國家中，除柬埔寨、老撍等放棄要求日本賠償外，菲律賓、新嘉坡、印度尼西亞等均要求日本賠償戰爭損失，並已與日本簽訂賠償協定。

不开的。而最主要是依赖美国国际合作署的海外采购。所谓海外采购是美国向日本采购物资“援助”东南亚某些国家。1954年以前，美国向日本采购的物资仅约二、三百万美元。1955年增至四千八百万美元（比1954年增加四千四百八十万美元），1956年比1955年又增加四千一百余万美元，等于1956年日本对东南亚出口增长值的一半。1957年亦达八千多万美元，其中纺织品占37%，化学制品占17%，机械占14%，有色金属制品占13%。就国家来看，主要集中于南越、柬埔寨、老挝三国，1956年和1957年美国国际合作署为以上三国向日本采购的物资均为六千八百万美元左右，约占日本利用该项采购对东南亚出口的80%，其中南越所占份额最大，为五千六百万美元左右。日本对上述三国的出口，如果除去美国国际合作署的海外采购，即几等于零。可见日本打入印度支那市场完全是依靠美国主子的恩赐。此外，日本还利用美国国际合作署的采购增加了对印度、泰国、巴基斯坦的输出，其中印度每年约占一千至一千五百万美元，巴基斯坦和泰国各约占二百至五百余万美元，菲律宾约占数十万至一百多万元。

日本利用美援扩大对东南亚出口的另一方式是美棉加工。所谓美棉加工是将美国“援助”东南亚各国的原棉直接从美国输入后进行加工，再以制品输出，加工费用由原棉中扣除。这种加工订货的方式不仅为日本扩大了市场并且比日本自己购买美棉输出制品更为有利，因为这是有保证的市场。1955年5月，日本同美国、巴基斯坦签订了第一次美棉加工协定，为数达九千七百万美元，全部在年内交货。1956年6月，日本与美国、缅甸签订了为数达九百万美元的协定，同年8月和1957年4月和美国、印度尼西亚签订了千一百五十万美元的协定及三百五十万美元的追加协定。根据这些协定，日本在

1956年輸往緬甸和印度尼西亞的棉織品各為六十萬美元和一萬美元，其餘全部在1957年交貨。自1957年下半年以來，東南亞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經濟情況和外匯情況進一步惡化，印度尼西亞、緬甸、菲律賓對棉布進口都採取較為嚴格的限制政策，因此，日本為越過這些限制替生產過剩的棉織品尋找出路，正積極向美國進行活動，企圖通過美棉加工來帶動出口。據外電所傳（1958年7月25日法新社電及30日印度報紙托拉斯電），美國正研究由日本為緬甸、印度尼西亞、泰國和巴基斯坦加工原棉的計劃，預定的第一個合同系緬甸^①，並可能在1958年10月簽訂，原棉數量大約為一千万磅，而1956年的合同只有八百万磅。據說，加工費將以現金支付而不象過去用原棉支付。同時，據有關人士透露，加拿大政府也非正式地表示願意向日本提供類似的“支持”和“援助”。

此外，美國在1954年和1955年度曾兩次售與日本剩餘農產品共一億零五百万美元，擬從中提出一千一百萬美元采購日貨“援助”東南亞國家。1956年已為南越采購棉織品一百八十万美元，1958年準備為印度采購化學肥料一百五十萬美元。而世界銀行亦曾貸款一千一百萬美元給東南亞國家，供它們充采購日貨之用。

由於美國的支持以及日本利用各種方式進行傾銷，日本對東南亞非英鎊區各國（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南越、老撾、柬埔寨）的出口增加率遠遠超過其他競爭對手。如以1956年比1952年，日本的出口增加率為107.40%，英國為8.83%，美國為14.46%，西德為76.95%。這就可以看出，日本甘願

① 緬甸政府於1958年11月19日宣布，緬甸和日本政府當天已在仰光簽訂了此項協定，規定日本從美國取得原棉（價值將近六千萬緬元），并向緬甸提供棉織品或棉花。

充当美国的馬前卒，时时向美国表白忠誠，无非是想借美国資金來达到壟斷东南亚市場的目的，而日本死死糾纏着美国不放的原因也在于此。

可是由于美国經濟危机的加深和长期化，也力图向东南亚轉嫁危机和利用美援在國內采购物資。因此，1958年5月23日美国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了限制使用对外援助費来进行采购的“对外援助法案”。其中規定，美国今后在原則上要在美國國內采购那些一向从日本等国采购的物資，只在不影响美國國內工业的情况下，才能从国外采购該項計劃額中的50%。而1957年美国海外采购以从日本采购的物資为最多，共达一亿三千万美元。虽然由于日本的苦苦哀求和其他原因，美国参众两院暂时搁置了法案的修改，但美国还是減少了对东南亚的“援助”数额。例如，在1958年美国会計年度中对南越的“援助”数为二亿五千万美元，1959年度将減为二亿美元。因此对日本的海外采购亦将由1957年的六千六百万美元減少为五千万美元左右。

事实上，美国虽然用“美援”支持日本向东南亚进行經濟扩张，但美日之間也并不是沒有矛盾的。例如在美国操纵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組織在1953年3月曾迫使日本取消了以进口利潤来弥补出口亏损的所謂“联鎖貿易”制度^①。而日本所采取的另一种扩大貿易的措施，所謂双边記賬貿易方式即公开

① 所謂“联鎖貿易”制度是允許出口商将一部分外汇收入在銷售地購買一些在日本國內市場上价格高而又缺乏的原料和商品，使出口商获得額外利潤。例如，糖的大部分进口业务掌握在日本造船業手中。它們按四美分一英磅买进的糖，在國內出售的价格約合美金二角。

賬戶^①，也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反對下廢除的。而最近日本為加強對外擴張，又擬重新恢復這種“公開賬戶”以進帶出。

但更顯著的例子是菲律賓，因為菲律賓是美國的禁衛，不容其他國家染指。1955年，日本向菲律賓出口的棉織品的數量是二千零六十萬平方碼，而在1957年1月到8月間竟增加到一億零二百万平方碼。而美國在1955年對菲律賓輸出的棉織品是九千三百三十萬平方碼，在1957年1月到8月間則減為四千六百八十八萬平方碼。可見日本壟斷資本在東南亞地位的不斷加強，已使美國資本受到排擠。因此，1958年4月美國國際合作署要菲律賓政府禁止日本棉紗進口，並且對進口的日本棉織品征收“保護美稅”。日本大阪棉紡織業界認為，美國採取這種行動目的在於改善美國對菲律賓輸出棉織品的衰落狀態。這已經引起了日本棉紡織業界的驚慌與不滿。總之，美國支持日本對東南亞進行擴張，只是為了本身利益和利用日本奪取英國的市場，而當美日壟斷資本爭奪剝削東南亞人民的優先權時，它們之間就不能不產生分歧。

三、吸吮膏血的不平等貿易

日本對東南亞採取的是帝國主義的傾銷政策，因此，儘管日本的出口貿易量到1957年仍未恢復到戰前水平，但對東南亞却已超過戰前水平的30%以上。1957年，日本已將輸出的27%傾銷到東南亞。其中棉織品、人造絲織品、水泥、鋼鐵、紡織機械、自行車等均接近甚至超過日本各該商品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特別是鐵道車輛竟占日本出口總額的88%。

① 公開賬戶是兩國在輸出入貿易結賬時，如果數額不超過一定限度，可以不用現金主要是美元結算。例如，1952年實施的“日泰協定”規定，在二萬美元限度之內，可以互相給與信用。

1957年日本輸往东南亚的主要商品占各該商品出口總額的比重①

主要商品	占該項商品出口總額的%
鋼 鐵	56
電氣機械	24
紡織機械	65
縫紉機	22
鐵道車輛	38
自行車	62
水 泥	55
棉 裝 品	46
人造絲織品	44

日本鋼鐵在东南亚的主要傾銷市場是印度，几乎占它对东南亚出口額的一半(47%)，其次是泰国(14%)和菲律宾(13%)。机械的主要市場也是印度(28%)，其次是緬甸(19%)、菲律宾(15%)和泰国(11%)。水泥的最大市場是南越(20%)，其次是印度尼西亚(16%)、新加坡(16%)、菲律宾(15%)和香港(12%)。日本紡織品对东南亚的傾銷情況比較廣泛，香港占第一位(23%)，印度尼西亚占第二位(13%)，新加坡占第三位(12%)，其他如菲律宾、緬甸、泰国、南越各約占9—11%。

尽管1957年东南亚在日本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已由战前的19%上升为27%，但在日本进口總額中所占比重反而由战前的17%下降为16%。因此，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貿易除1953年外，年年出超。1951年和1957年的出超額都超过一亿二千万美元以上。关于日本对东南亚的出超和貿易情况，请看下表。

① 据1958年日本“通商白皮书”附录1957年“通关实績統計表”計算。

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貿易和出超情况①

(单位: 100 万美元)

年 代	出 口	在日本出口 总额中所占 比重(%)	进 口	在日本进口 总额中所占 比重(%)	出 或 入 (△)超
1934—36	176.7	19	157.0	17	19.7
1950	280.2	34	199.6	21	80.6
1951	554.4	41	423.0	20	131.4
1952	461.8	36	418.3	21	43.5
1953	384.6	30	539.3	22	△54.7
1954	527.6	32	438.1	18	89.5
1955	565.8	28	548.8	22	17.0
1956	654.9	26	644.4	20	10.5
1957	757.5	27	635.2	16	122.3

显然可見，日本对东南亚間貿易是不平等的。而日本对美貿易的年年入超，与对东南亚的年年出超，更形成了強烈的对照，这充分說明两种貿易的不同性質。即日本一方面变成美国的傾銷市場，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将这种不利轉嫁給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以对东南亚的出超填補来自美国的入超。

日本对东南亚貿易的不平等，更隨着日本經濟危机的发展而加深。自进入 1958 年以后，岸信介政府为摆脱日本的危机并企图減輕美国經濟危机的影响，提出“输出第一主义”，加紧向东南亚进行經濟扩张。于是一味加強傾銷政策，极力減少东南亚的入口，因此仅在 1958 年1至5月之間；日本对东南亚的出超已达一亿四千九百万美元，造成前所未見的記錄。

① 根据日本通商产业省“通商白皮书”。

东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堪、緬甸、錫兰、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亞、老撾、柬埔寨、南越、英属婆罗洲、香港十四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日本瘋狂擴張的結果，在東南亞原屬對日出超的馬來亞，也一變而為對日入超的國家。根據馬來亞的海關統計：1958年1至5月，馬來亞對日本的出口為一億二千八百萬馬元，比上半同期銳減30.9%，但從日本的進口却高达一億五千六百萬馬元，比上半同期猛增30.2%。從而使馬來亞對日本的出超地位一變而為大量入超，這種情況是最近五年來所沒有的。

日本的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協會調查部長栗本弘承認（東洋經濟週報1958年2月8日号）日本對東南亞的貿易將“長期出超”，也就是說，日本和東南亞之間不可能進行平等的貿易。他的理由是，根據日本的“新經濟五年計劃”，日本今后將極力向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發展，並努力提高糧食的自給程度。而東南亞的主要輸出品是大米、橡膠以及其他農產品，很少屬於日本所需要的物資。但另一方面，日本却要以東南亞為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品的傾銷市場，因為歐美各國不需要這类产品，而目前東南亞已接受了日本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出口的大部分。

其實，在日本的“新經濟五年計劃”中也同樣承認，日本對東南亞的進出口將長期存在“不平衡”，因而主張“日本為了增加輸出，確保資源，今后必須以東南亞為中心進行海外投資”，並提出了一個每年向海外投資和貸款各一億美元的目標。但是這筆款子不能全部用于東南亞，於是“新經濟五年計劃”就寄希望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出資的東南亞“開發”計劃。而這不過是又一曲美國資金、日本技術的侵略大合唱而已。

日本對東南亞貿易的不平等，還表現在工業產品同農業和礦產原料的不等價交換上。

1957年，日本進口的橡膠、錫几乎全部依賴東南亞，日本輸入的鋁矾土的85%、鐵矿砂、大米的60%以上，食鹽的26%，

石油的 17%，棉花的 14%，废铁 13% 和废棉的 31% 都是从东南亚入口的。橡胶的主要来源是马来亚（占从东南亚进口总额的 78%。本段以下 % 比均指占从东南亚进口额的比重）和印度尼西亚（占 19%）；锡的 81% 也是来自马来亚；铁矿砂的主要供应国为马来亚（47%）、印度（34%）、菲律宾（18%）；铝矾土的绝大部分来自马来亚（70%），其次是印度尼西亚（29%）；棉花的主要来源是印度（35%）和巴基斯坦（60%）；米几乎全部是由泰国和缅甸进口，各占 50% 左右。

日本是按高价把重工业品输往东南亚，按低价收买粮食和原料来进行剥削和不等价交换的。例如，1957 年 12 月日本由美国输入的铁矿砂，每千公斤的价格为二十二美元八角八分，由印度输入的为二十二美元二角四分，由马来亚输入的为十八美元二角七分，由菲律宾输入的仅十三美元一角八分^①。而日本向东南亚倾销的重工业产品的价格，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远为高昂。1956 年 10 月底，日本薄钢板的售价较美英贵 60%。而据日本的机器及设备出口商协会所进行的调查，日本的电力设备的价格，比它的竞争对手国的价格要高 25%，轻工业设备的价格，则比它的竞争国的价格要高 30—60%。由此可见，日本和东南亚各国间的不等价交换，甚至较美、英、西德等帝国主义国家更为严重。最近由于东南亚出口商品价格不断下跌，而进口货价格还维持高的水平，因之，不等价交换进一步加深。例如，1957 年锡兰出口价格指数比上年跌 4.5%，而同时进口价格指数上涨了 5.6%，结果进出口交换比率指数下降了 9.9%。以 1957 年与 1956 年相比，交换比率下降的情

^① 据日本本藏省编“日本外国贸易月表”计算。转引自日本“经济评论”杂志 1958 年 8 月号丸红公司调查科长安村重正“原材料输入和海外投资”一文。

况是：印度1%，馬來亞7%，印度尼西亞5.5%。而1957年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中，以上四国几占其出口的三分之一。这充分說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間的不等价交换，有愈趋愈烈的趋势。

自美国进入周期性危机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搶夺銷售市場和原料产地斗争日益尖銳化，日本又以所謂三角貿易的方式，加紧进行不等价交换。1957年，日本与錫兰簽訂了日錫埃三角貿易协定，将日本对錫兰貿易的出超购买錫兰紅茶輸往埃及，然后从埃及进口棉花。这等于是以低价在錫兰收購紅茶，再以高价出售給埃及，然后又以低价收買埃棉，在一轉手之間日本賺取了双重的巨大利潤。

据外电所传，1958年8月3日，岸信介还批准了自由民主黨前总务会长河野一郎的預付貸款向东南亚购买大米的計劃。按照河野自己的說明，該項計劃是由日本政府及私人企业共同投資組織一个公司，对东南亚国家預付几年以后的貸款，每年向这些国家购买大米，并由日本办理运输及銷售工作。他并且指出，这是与“东南亚开发基金”的宗旨相符合的。其实，这不仅与“东南亚开发基金”的宗旨相符合，并且是典型的不等价交换，因为日本的貸款不是現金而是重工业产品。而日本用低价买进大米后，又可以按高价出售給其他国家，从中获得差額利潤。以岸信介为首的日本反动統治集團吸吮东南亚人民膏血的办法真是层出不穷。

日本資本家不仅用不等价交换剥削东南亚人民，还采取以劣貨傾銷来进行掠夺。根据“东洋經濟新報週刊”（1958年7月26日及8月2日号）的調查，东南亚各国人民一致認為日本貨是劣貨的代名詞。例如，曼谷和万象的反映是，日本“紡織品染色技术恶劣，容易退色”，吉隆坡的反映是日本的手工业品价錢虽然便宜，但一点也不耐用。万象一个日本人回

答該雜誌的調查時說，不管當地人的文化水平怎樣低，但是對於貨物的好壞還是分別得出的。因此，日本商人不得不供認，輸往歐洲的商品是經過嚴格檢查的優良商品，輸往經濟不發達國家的商品檢查馬虎全是劣等貨。可見日本對東南亞的貿易不僅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顧信用的詐騙局。這正是日本資本家的本來面目。

第三章 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一、与资本输出相结合的战争赔偿

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计划”碰壁后，日本在失望之余，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东南亚进行市场竞争，主要办法是战争赔偿、日元贷款、技术合作和私人投资。

日本的赔偿是物資赔偿，因此对于日本垄断资本家来说，不仅是最有利最可靠的商品输出，并且是进行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日本垄断资本已利用赔偿为缺乏销路的重工业产品开辟了新市场，还带动了出口贸易。1957年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比1956年增加了一亿美元，其中70%系对菲律宾和缅甸的输出，而对菲、缅出口的增加，大部分是由于赔偿输出。近年来，日本机械设备能在菲、缅进口中占一席之地，也就是由于赔偿。这证明赔偿已成为日本夺取市场的有效武器。

何况日本的赔偿是与资本输出相结合的。例如，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为八亿美元，其中一半是经济合作。和菲律宾的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也是八亿美元，其中有二亿五千万美元是经济合作。和缅甸的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为二亿五千万美元，其中经济合作为五千万美元。而所谓经济合作是由日本政府或私人贷款给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举办合营事业，这是典型的资本输出。事实上，日本往往将一个建设工程“赔偿”一部分，另一部分则要求同对方国家“经济合作”。对方国家如果想取得日本赔偿则不得不在“经济合作”方面给予日本种种优待。因此，在“赔偿”的幕后，隐藏着日本垄断资本企图奴役东南亚国家人民的罪恶野心。

所以，日本垄断資本对“賠償”特別表示熱心。1955年石坂泰三就任“經濟團體聯合會”会长后，他的第一次談話就強調解決賠償問題、“開發”東南亞問題為解決日本市場問題的关键，并認為日本金融實業界應有其“自主性”。而處理賠償問題事實上完全是由日本垄断資本家一手包办的。主持菲律賓賠償談判的是日本垄断資本家的代表人物、現任外相藤山愛一郎和運輸相永野护，主持印度尼西亞賠償談判的是前開發銀行总裁、日本的東南亞巡迴大使小林中，而1957年日本派赴南越的賠償談判代表是經濟團體聯合會副會長植村甲午郎。

日本垄断資本利用賠償夺取市場的野心，不能不引起美、英的注意和反响。1954年4月23日英國“經濟學家”雜誌說，日本賠償方案是“一個狡猾的行動”，因為日本不僅保証了其所需要的原料如鐵矿砂的供應，而且也为日本的工业品和商品提供了市場。當日本和一些東南亞國家簽訂賠償協定時，“泰晤士報”指出“這是英國所不能忽視的事情”。而慾意日本向東南亞進行經濟擴張的美國，也感到日本的擴張已損害了美國垄断資本的利益，排擠了美國商品的銷路。因此，美國報刊常常提出和警惕着日本的竞争。美聯社1957年11月17日的電訊指出，“過去六個月來出口一直在下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日本和西德廠商日益增長着的竞争”。特別是1956年當日本對菲律賓的賠償協定簽訂時，美國“商務日報”就認為日本對菲賠償和貸款將威脅美國商人，直接影響菲律賓從美國的輸入。

英、美垄断資本的憂慮，已經變成了事實。例如緬甸，原來是英國的傳統市場。1954年日緬賠償協定簽字後，到1958年6月末為止，日本已付給緬甸賠款三百三十一億五千四百萬日元。賠償契約以鋼材、成套設備為中心，主要項目是建設巴爾強

发电站，此外是建設仰光發电厂、供給軍用卡車、紡織機械、矿山機械等等，而这些商品過去大部分是由英國供給的。

此外，過去緬甸一向由英國輸入汽車、電氣器材，近年來為節約外匯，始利用賠償改由日本輸入。而日本則乘此機會奪取市場，排擠英國產品的銷路。1957年，緬甸利用賠償向日本訂購汽車一千一百輛（當時緬甸全部汽車僅約三千輛）、電燈炮四百六十萬個（約值一億四千万日元，而平時緬甸每年輸入的燈炮不超過一千万日元）、電扇二万二千架（約值二亿一千万日元，而緬甸平時每年輸入尚不到三百万日元）、收音机一万二千架。

最具象徵意義的事例是自行車，因為英日自行車工商正在東南亞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英國公司利用在緬甸的傳統勢力，壟斷着緬甸市場，但1957年由於賠償輸出，日本公司的制品大批湧入緬甸。日本自行車價格比英國價格便宜一半多，這就迫使英國公司減價一成以上仍不能與日貨競爭。而緬甸商人为抬高日本自行車的售價，故意囤積不售，並且通過商業途徑向日本大批訂貨，這是日本利用賠償開辟新市場、帶動出口的證明。

按照1954年9月隨同日緬賠償協定所簽訂的經濟合作協定，日本應在十年內以生產品或勞務貸款五千万美元給緬甸舉辦合營事業，其中二千万美元由日本政府貸給緬甸政府，下余三千万美元由日本私人企業投資。合營事業的出資比率為日本四成，緬甸六成。原來預定的合營事業有紡織工厂、肥料工厂、水產業等。可是由於日本私營企業本身資本不足，又擔心民族主義國家對外國人投資的企業採取限制汇出利潤或其他措施，加以緬甸的投資計劃尚未確定，籌集資金亦有困難，所以尚未付諸實行。目前正在談判中的合營事業有日緬

棉紡厂(日方准备出資的为石川制作所、伊藤忠商事公司、日棉实业公司和大日本紡織公司)、緬甸汽車装配工厂、肥料工厂等。但岸信介政府为加强对緬甸的經濟扩张,1958年8月5日已决定按照上述“經濟合作”协定,由日本政府貸款二千万美元給緬甸政府,以促进日本和緬甸举办合营事业。这是日本利用国家壟斷資本向緬甸进行資本輸出的萬矢,并意味着日英爭夺緬甸市場的激烈化。

日本利用对菲賠償侵入了美国的陣地。日菲賠償协定簽訂于1956年5月,規定賠償額为五亿五千万美元,其中五亿以生产資料、三千万以劳务、二千万以加工費支付,分二十年还清,前十年每年付二千五百万美元。此外,还規定由日本私人企业給予菲律宾私人貸款二亿五千万美元从事“經濟合作”。日本对菲賠償,第一年度(1956年12月—57年7月)付出五十四亿日元(其中二十四亿日元系打撈沉船),第二年度(1957年7月—58年7月)至1958年6月末止已交付一百五十七亿一千八百万日元。第三年度从1958年7月开始,实施計劃正在协商中。日对菲賠償主要是机械(約占第一年度契約額的一半)、鋼鐵(約占第一年度契約額的三分之一弱)、水泥、船舶和車輛。鋼鐵賠償輸出是长期契約,售价甚高,对日本鋼鐵壟斷資本十分有利。而对菲賠償的水泥1957年1—6月間就运出了九万吨,这对生产过剩缺乏銷路的日本水泥业是一笔可观的买卖。1957年底,日本伊藤忠商事公司同駐日本的菲律宾賠償問題代表团簽訂了輸出門特B45初級教練机三十六架(約計三百万美元)作为賠償的合同,1958年3月經日本政府批准把这种教練机作为賠償。日本向东南亚大批输出飞机这还是第一次,值得注意。1958年7月日本政府已决定用賠償作为担保,在四年內以延期付款方式对菲律宾提供三千五百万美元的設备,

作为建設瑪利堅那水閘之用，另提供一千四百萬美元的設備作為架設電報電話線使用，這項決定實際上是提前對菲支付賠償。1959年1月菲律賓總統加西亞訪日後，在1月5日發表的日菲聯合公報中說，兩國政府已就上述兩項貸款達成協議。但由於貸款期限問題尚未解決，協定仍未簽字。日本利用賠償大舉侵入菲律賓市場，並積極向菲律賓傾銷紡織品，已引起美國壟斷資本的震怒。前面提到的美國國際合作署要求菲律賓政府禁止日本棉紗進口就是例證。同時由於美國的暗中阻撓，日本與對菲賠償同時簽訂的“經濟合作”協定也无法執行，迄今為止，根據“經濟合作”協定的合營事業談判仍毫無眉目。

在日本壟斷資本的積極推動下，妨礙日本對印度尼西亞傾銷商品的賠償問題，終於在1958年1月20日簽字。在賠償協定簽字以前，日本對印度尼西亞的出超，大部分都變成了呆帳，因此，最近兩年來日本不得不自動限制對印度尼西亞的出口，而日本商人恐怕貨款無着亦裹足不前。因此1956年占日本出口第六位的印度尼西亞，1957年却降到第十一位。這就使原來主張對印度尼西亞純粹賠償額不得超過二億美元的日本壟斷資本不能不改變態度，並指示岸信介在第二次訪問東南亞的時候與蘇加諾總統直接談判始達成協議。由於賠償問題的解決，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的國交亦隨之恢復。

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的賠償及經濟合作協定包括以下的內容：（一）日本支付戰爭賠償二億二千三百零八萬美元，分十二年還清，前十年每年付二千萬美元。（二）日本勾銷了印度尼西亞欠它的二億七千六百九十一萬美元的商業債務。（三）此外，按照關於經濟合作換文的規定，二十年內，由日本國民貸款四億美元給印度尼西亞政府或私人。協定規定賠償應以資本貨物支付，但經印度尼西亞請求和日方同意時，可用其

产品支付。赔偿协定1958年4月15日生效，第一年度实施计划尚在商谈之中。目前，印度尼西亚的临时采购集中在内河船舶和消费品方面，日本政府为应付经济危机，打开纺织品销路，已决定答应在某种限度内付给消费品。现在业已确定的第一批赔偿物资为五艘新船和四艘改装的旧船，总额为七百二十万美元，扣除这笔船价后，第一年度的赔偿额尚余一千二百八十万美元，预料将以车辆、农业机器和造纸工厂设备等支付，但目前迄无成约。

日本与南越吴庭艳集团的赔偿谈判尚未解决。最初南越要求赔偿二十亿美元，后减至二亿五千万美元，但日方未予同意。1957年7月日本派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植村甲午郎为特使赴南越谈判赔偿问题，提出了所谓“植村草案”。这项草案是由日方赔偿五千五百六十万美元给南越，其中三千九百万美元以物资和劳务支付，其余以贷款支付，主要都是供给建设达尼姆水力发电站之用。因此，赔偿谈判尚未达成协议，而日本工业公司已进行了水电站的初步测量和设计工作准备大量输出建设器材。此外，日本政府还要求南越给日本以最惠国待遇作为支付赔偿的交换条件。1958年10月，南越政府已同意日方所提方案，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并准备在10月10日左右赴南越签字。可是到了年底，南越政府忽然全面地拒绝了日方方案（1958年12月26日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广播）。据该电台说，南越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不大清楚”。其实理由是很清楚的，只是日本有难言之隐。因为在南越赔偿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日本和美国、法国、西德之间的矛盾。美国为向南越倾销石油，准备在西贡近郊建立火力发电站，不愿日本利用赔偿建设水力发电站，因此，暗中进行阻挠。而南越的电力公司一向掌握在法国人手中，也反对日本插手电力事业。加以1958年

10月西德的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艾哈德在訪問日本后，路經南越时，曾和吳庭艳举行会談，表示愿意給南越以經濟援助，想打入南越市場，进行資本輸出。于是，在南越就展开了帝国主义間的明爭暗斗，使日本和南越的賠償談判宣告搁浅。同时，岸信介政府违反日内瓦協議和日本政府曾經派代表参加过的万隆會議的精神，不俟越南实行民主的普选、和平統一后提供賠償，一味勾結吳庭艳集团，企图片面向它支付战争賠償，已引起了日本人民、越南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反对。日本的日越友好协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和日本和平委员会等七个团体已于1958年7月3日联合发表声明強烈指責岸信介政府这种违法的和忽視日本人民的意志的行为，并揭露这与岸信介政府企图建立“东北亞軍事集團”的政策有关。事实上，岸信介过去已經不打自招的供認：“南越是反共的第一線，在这种意义上，有必要促进賠償”。

此外，根据1955年7月日本和泰国簽訂的“特別日元協定”，規定五年內分期付給泰国相当于五十四亿日元的英鎊作为战时日本在泰国采购物資而以泰国戶头存放在日本銀行的日元貸款的补偿，并以九十六亿日元(約值二千七百万美元)的資本貨物及劳务进行“經濟合作”。但因泰国主张九十六亿日元的“經濟合作”应为无偿貸予或現金貸款，迄今尚未解决。而日本对于放棄賠償要求的国家，如柬埔寨，老撾，拟分別給以十五亿日元(約合四百一十六万美元)和十亿日元(約合二百七十七万七千美元)的“經濟及技术援助”。日本和老撾的“經濟技术合作协定”已于1958年10月15日在东京签字，日本将在两年內向老撾提供总值十亿日元的物資和技术“援助”。其实日本是借“合作”、“援助”之名妄图向它們扩张經濟勢力，而內容是在柬埔寨等地設立农业試驗站，以便实现“工业日本”。

农业东南亚”的阴谋。因此，柬埔寨的农民识破日本的用心拒绝了日本建立农业试验站的建议。

至于日本给老挝的“援助”，那更是利用美国资金、日本技术来“开发”东南亚资源的新花招。因为老挝要获得日本这一笔“援助”，必须提出相应的资金实行“经济合作”，而老挝所能提出的资金就是“美援”。因此，日本共同社得意地说，日本同东南亚国家实行“经济合作”的时候，最成问题的是如何筹措当地的资金，既然老挝把美国资本充作当地资金，那么这种经济合作当做把美国、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结起来的试验性事例，将引起人们的注意（1958年6月19日）。

谁要以为日本会平白地给它一笔“援助”而不附带条件和阴谋，那就会落进日本垄断资本的圈套。日本反动统治阶级的笑里藏刀，口蜜腹剑是他们的祖传法宝。照他们的宣传，日本对老挝、柬埔寨提供“援助”，是因为它们放弃了要求日本赔偿战时所受损失的权利，为了报答这两个国家的好意而“赠送”给它们的。但按老挝的事例来看，这只是“东南亚开发基金计划”的试验田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新翻版。

二、掠夺原料和推销设备的私人投资

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的特征，是帝国主义最本质的经济基础之一。日本垄断资本对东南亚进行投资的目的是取得巨额的利润和利息，促进成套设备的输出和夺取廉价的稳定的原料基地。

连日本通商产业省的“经济合作白皮书”也不得不承认：“既然现在的海外投资是由私人企业进行的私人投资，它的最后目的当然是追求利润”（原书第120页）。

日本对东南亚的私人投资集中于它所缺乏的铁矿砂和有

色金屬方面。从1954年至1956年末止，日本鐵矿砂的进口总量为一千八百三十万吨，其中七百四十万吨(26%)是由于对东南亚的投资而获得的。而銅矿石从1955年至1956年共进口三万六千四百吨，其中一万八千五百吨(50%強)，也是由于对东南亚的投资而输入的。此外，日本对东南亚还以机械設備的输出抵偿原料的輸入，这已为日本节约了八百一十万美元(1952—1957年)的外汇，带动了机械設備的出口。

处心积慮要掠夺东南亚廉价鐵矿砂的日本垄断資本，早在1952年就由八幡制鐵、富士制鐵、日本鋼管三大公司組成了“制鐵原料委員会”，专门从事国外矿山的开发。而战前就控制了东南亚有色金屬原料产地的日本“非鐵金屬矿业界”，在1957年11月也組成了“海外矿物資源开发合作协会”，并乘岸信介两次訪問东南亚之后，从1957年10月末至1958年2月，派遣了由三井矿山、三菱矿业、日本矿业、同和矿业所組成的六人“技术調查团”赴东南亚进行活动。它們的費用75%由日本政府补助，其余才由协会会費和有关公司負担。据这个“技术調查团”所提出的报告，認為菲律宾的銅、泰国的錫、馬来亚的鐵、印度的亞鉛蘊藏丰富，可供日本大量开采，目前應該实行“經濟外交”，釣魚上鉤。1958年4月又由上述四家公司派出一个四人“矿物資源調查团”到巴基斯坦去，并准备于1959年繼續派遣“开发調查团”到緬甸、印度尼西亞大肆活動，以便“确保稳定的海外矿砂供应来源”(1958年7月26日共同社电原語)。

由于日本垄断資本对东南亚无孔不入的积极活动，目前由日本开采中的矿区已达十四处，其中菲律宾銅矿四，鐵矿三，泰国錫矿二，馬来亚鐵矿四，果阿鐵矿一。現在正在同东南亚各国交涉計劃中的矿区有二十个，其中規模最大且已交

涉成功的为印度魯爾克拉鐵矿区，并已于1958年3月簽訂協定。根据协定，日本将以延期付款方式对印度提供八百万美元的鐵道車輛和設備，1964年起，十年之内每年由印度供給日本鐵矿砂二百万吨。

日本对东南亚的私人投資首先是采取直接投資的方式。到1957年末，日本私人直接投資按經濟部門的分布情況如下①：

采矿工业	1,247千美元
森林企业	469千美元
水产企业	378千美元
纺织工业	372千美元
貿易企业	988千美元
其他生产部門	1,174千美元
总计	4,628千美元

日本除在东南亚直接投資設立貿易商行、日商分行外，单独出資开办的事业有在印度的旭玻璃公司。日本自称这是战后私人企业对外扩张中“最正式”的典型（东洋經濟新報週刊，1958年2月8日号）。該公司系1956年設立，資本六百五十万卢比，現在每月产量两万箱，玻璃板的生产在印度三大公司中占第一位。該公司原来预定由日印合营，后来被日本投标购进全部股票。但日方的出資并非現金，系以机械等物代替，对日本非常有利。

但是日本資本在渗入东南亚时所广泛采用的形式，还是設立所謂合营公司。日本已在印度設立了日印合营的热水瓶厂、自来水笔用墨水厂和漁业公司。1957年3月，日本旭化成

① 1958年日本“經濟合作白皮書”資料。

工业公司宣布，这家公司簽訂了在巴基斯坦建立一座联合企业的合同，这座联合企业包括一所人造絲工厂、一座人造纤维工厂以及生产硫酸和二硫化碳的设备。計劃中包括一所六千瓩的发电站，由它供給联合企业的电力。这座联合工程的造价估計将近六十五亿日元，其中五十亿日元用于购买机器设备。旭化成工业公司的出資比率为10%，并可获得“技术指导費”和股息。但由于巴基斯坦政府主张用本国原料，日方主張用进口原料以便額外捞一把，双方还在爭執之中，因此計劃尚未实现。目前在巴基斯坦已实现的合营事业为棉織厂一所。

此外，日本用合营方式在緬甸“开发”了一个赤铁矿、一个鎳矿；在泰国“开发”了錫、鋁、鎢矿，并設立了麻袋工厂和屠宰場；在馬来亚有两个鐵矿；在菲律宾有一个鐵矿、一个銅矿和一个苧麻紡織厂；在柬埔寨有日柬合营的运输公司。最近并拟在新加坡設立日新合营的渔业公司，在馬来亚設立日馬合营的照相机厂。直接投資打破了关税壁垒、避免了輸入限制、扩大了产品銷路，这对于日本壟斷資本进行掠奪当然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日本对东南亚投資所采取的主要方式还是貸款。据日本通商产业省1958年出版的“經濟合作的現状和問題”一书解釋，其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由于“对方国及其有关法規等禁止或限制股票投資”，可是这本日本的官方文件認為，“貸款在實質上和股票投資并沒有什么多大的不同”。这是日本壟斷資本根据經濟侵略的实践所得出的結論，也就是日本今天所以向东南亚加紧放出貸款的原因。如果誰还以为接受貸款可以避免受經濟上的奴役和控制，那就不妨三复斯言。

日本私人資本对东南亚国家的贷款，到1957年末为止，
其一千五百二十四万五千美元，它的分布情况如下①：

采矿工业	14,191千美元
森林企业	650千美元
貿易企业	308千美元
其他生产部門	96千美元
总計	15,245千美元

接受日本私人贷款最多的国家是菲律宾(7,429千美元)，
馬來亚(3,540千美元)，果阿(3,383千美元)；其次是泰国(486
千美元)，印度尼西亚(308千美元)；最后是印度(96千美元)。
但如果加上日本垄断資本1958年对印度魯尔克拉铁矿的八
百万美元的贷款，印度就要上升为第四位。

日本垄断資本对东南亚投資的第三种方式是提供技术
“援助”。到1957年末为止，技术“援助”按地区的分布情况如
下②：

印度	21件
果阿	1件
錫兰	3件
緬甸	8件
馬來亚	2件
新加坡	5件
泰国③	3件
印度尼西亚	1件
菲律宾	8件
南越	2件
香港	3件
柬埔寨	1件
總計	58件

日本对东南亚的技术“援助”集中于印度，約占三分之一

① 1958年日本“經濟合作白皮书”資料。

② 日本大藏省資料。轉引自“东洋經濟新報”1958年2月8日号。

③ 泰国尚有日本不动产投资一件为二十七万美元。

以上，并且遍及輕重工业部門，特別是电气工业部門。这是日本利用印度經濟建設的需要，积极进行渗透的結果。日本提供技术“援助”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巨額专利費和输出原料、另件和设备。例如日本絕緣磁器公司对印度的技术“援助”就是与输出工厂設備相結合的。而且还規定对印度所不能制造的高压絕緣磁器应优先自日本輸入。专利費头五年为銷售款額的3%，后五年为2%，繼續延长时仍为2%。該公司全部开工时，日本每年可得专利費二千万日元左右。

日本的巨大的电气垄断資本如东京芝浦、住友电气、富士电机、古河电池等都打入了印度。而最为活跃的是东京芝浦电气公司，該公司在1952年就为印度“无线电及电气制造公司”簽訂了关于提供生产电表技术“援助”协定，后来又和其他两个印度公司締結了技术“援助”合同。此外，还和加尔各答的E·C·E·公司簽訂了关于制造变压器的技术“援助”协定。此外对孟加拉电灯制造厂提供制造日光灯等的技术“援助”协定，不久亦将正式签字。东京芝浦电气公司不仅在印度取得銷售額3%的专利費，并且这些印度公司所使用的大部分原材料和另件也一直是由它供給的。东京芝浦电气公司还和錫兰簽訂了关于生产电灯炮的技术“援助”协定，最近正与泰国、缅甸、巴基斯坦进行提供技术“援助”的談判。

日本的其他垄断資本也不甘落后，例如富士紡織公司、丰田自动紡織机公司、日本紡錘公司、日本精工公司、三井金属公司、久保田鉄工公司等都同印度公司签定了技术“援助”协定。

日本近几年来虽然用以上各种方式大大增加了对东南亚的投资；但到1957年末为止，总额不过一千九百万美元。因此，日本“經濟合作白皮书”認為日本的对外投资还在“萌芽阶段”。所以日本拟竭力扩大其国外投资，截至1958年2月

止，日本計劃中的国外投資总额为六千九百万美元(迄至1957年未止日本对国外的私人投資总额为六千二百三十一万一千美元)，其中东南亚为第一位，占总额的40%，达二千六百万美元，投資計劃主要系开发东南亚的铁矿砂和有色金属矿物。

三、为資本输出准备条件的“技术合作”

日本对东南亚的“技术合作”，采取接受技术研究生和派遣专家的形式，由日本政府和私人企业分别进行。尽管日本“經濟合作白皮书”装出伪善的面孔，大談其“技术合作”是为了节约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有限資本和提高它的效率，可是狐狸尾巴还是沒有藏住。因为这对于日本來說是“以此为媒介，取得了促进扩大机械类輸出的效果”。

关于接受技术研究生和派遣专家，日本政府是通过科倫坡計劃、联合国計劃、美国国际合作署“援助”計劃以及各国政府的請求等四种方式进行的。据日本經濟企划厅发表(1958年2月20日)，到1958年1月为止，日本政府接受了六百六十九名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技研研究生，并且派遣了一百另四名专家和技术人員到那里去。其中通过科倫坡計劃接受了一百一十四名，派遣了九十五名；此外，大部分是通过美国国际合作署“援助”計劃所接受和派遣的。日本所接受的技研研究生以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为最多；派遣出去的专家和技术人員以锡兰、泰国、巴基斯坦、柬埔寨为最多。而日本接受技术研究生和派遣专家，绝大部分与美国国际合作署及科倫坡計劃有关，这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所謂技术合作上，也是同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計劃密切結合的。

至于日本私人企业所接受的东南亚地区的技研研究生和所派遣的专家、技术人員的数目，缺乏正确的統計。据1958

年日本“經濟合作白皮書”所載，日本私人企业到 1957 年为止，共向世界各地派遣了一千二十九十八名专家和技术人員，接受了三百八十名技术研究生，他們在日本学习的时期一律在半年以上，其中几乎全部都是由于輸出成套設備而接受的。除拉丁美洲和中近东外，日本私人企业派遣专家和接受技术研究生的数目极为有限，所以东南亚在其中所占比例依然是很大的。

日本政府为加紧对东南亚进行經濟扩张，并拟在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老撾等地設立所謂“技术中心”（派遣技師进行訓練工作）、“开发事业諮詢中心”（承辦工程設計和勘察工作）。日本通商产业省在 1958 年度預算中編列了海外“技术中心”事業費一亿一千万日元。其中約七千万日元拟用于在印度西孟加拉省設立“技术中心”，并已于 1958 年 4 月派遣調查团前往該地。此外，日本还准备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設立关于机械、电气、无線电的“技术中心”和在达卡設立关于机械、土木、电气的“技术中心”。日本农林省正在研究在曼谷設立关于农业的“技术中心”。

不管日本的花样怎样变，可是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是要把东南亚变成它的壟斷市場、原料产地和投資場所。而所謂“經濟合作”、“技术合作”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國家实行殖民政策的重要武器。廣言之，“技术合作”不过是为日本壟斷資本的資本輸出准备条件而已。

四、居然也要填补“真空”

日本虽然想全面地向东南亚进行經濟扩张，但是日本的經濟力量究属有限，于是它就集中力量首先爭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市場。因此，日本在經濟危机的情况下，竟貸款給印度

五千万美元，而日本所設立的“东南亚开发合作基金”最初只有一千四百万美元，最近扩大一倍后也不过二千八百万美元。1958年2月日本还和印度簽訂了一个貿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取得了最惠国待遇，例如，日本人可以把利润汇出国外，可以自由进入印度和在印度境内居留，还享有汇款的权利。事实上印度已成为日本重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場之一，1957年，日本对印度的鋼鐵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6%，紡織机械占其出口总额的20.6%，鐵道車輛占其出口总额的49%。1957年日本对印度的出口中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制品占86.2%。因此，1958年的日本“通商白皮书”得意忘形地說：“印度是日本資本貨物的輸出市場和稳定的原材料輸入市場”。这就是印度在日本壟斷資本眼中所处的地位。

尽管最近三年来日本对印貿易一貫出超，可是日本还要設法压低印度原料的入口价格。例如，关于日印共同开采魯爾克拉鐵矿問題，印度要求日方以一定价格、一定期间、一定数量购买矿砂，这原是合情合理的主张，而日方却施展手法，企图压价收购。1957年日本鋼鐵代表团先至中国再往印度，其中就隱藏着日本壟斷資本的这种阴谋。据日本經濟學人雜誌(1958年2月22日号)透露，鋼鐵业界的消息灵通人士說，日本“为了抑制最近印度”的“强硬态度”，“所以代表团先到中国，再到印度”。从这件事例可以看出，和帝国主义国家要想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实行“合作”，简直是緣木求魚。

虽然日本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失败了，印度也拒絕参加这种計劃，但是日本对印度的扩张野心是不变的，而日本利用美国資金、日本技术来“开发”东南亚資源的帝国主义政策也是不变的。1958年8月27日日本“产經新聞”报道，外务相藤山在华盛顿期間将要求美国設立一笔东南亚特別基金，

資本为十亿美元。有了这笔基金，就能够实现同1957年岸信介向华盛顿提出的东南亚经济“开发”计划相类似的东西。可见日本只会变换花样，但不会改变政策。

1957年10月尼赫鲁总理访问日本时，从他的亲身经验大概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日本时事通讯社出版的“世界週报”（1957年10月26日号）说，尼赫鲁关心的是政治，岸信介、藤山关心的是经济。在他们举行会谈时，使准备推行“经济外交”的藤山等相当着急，所以会谈较预定回数增加了两次。而藤山在事后发表的评论更是意味深长的，他说，“尼赫鲁先生轻易不肯从云端上下来”。而日本自动提出要贷款给印度五千万美元，正是引诱尼赫鲁从“云端”下来的“礼品”。

印度尼西亚无论在战前战后都是日本的主要市场。荷兰殖民者被驱逐后，日本有野心取代荷兰在当地的经济地位。据日本“东洋经济新报”透露（1958年2月8日号），在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赔偿和经济合作协定签字后，日本的垄断资本家认为“印度尼西亚不仅有橡胶、椰仁干、砂糖等农产品，还富有石油、锡、铝矾土等矿物资源。由于赶走了荷兰势力，产生了资本和技术的真空状态，因此，今天是日本乘机而入的好机会”。这同所谓填补中东“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真是如出一辙，彻头彻尾暴露了日本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日本垄断资本对印度尼西亚简直准备倾巢进攻了。在贸易方面，以东洋棉花公司为首的大纺织商业公司准备办理纺织品的输出业务；第一物产公司、野村贸易公司、三菱商事公司等准备办理输入业务。在资源开发方面，日本矿业公司、帝国石油公司、石油资源开发公司等准备开发苏门答腊的石油；日本矿业公司、住友金属矿山公司、三菱金属矿业公司、三菱矿业公司、日本冶金公司等准备开发苏拉威西的铅。栗林德

一的南方林业公司准备开发加里曼丹的木材。日本的电气垄断资本家，号称“电气界之鬼”的松永安左卫门计划开发北苏门答腊的亚沙汉河来发电，这个年已八十余岁的老头，为了经济扩张，1956年曾亲自到印度尼西亚进行活动向苏加诺总统、哈达等贩卖他的开发计划。而这个开发计划，原来是在太平洋大战中，印度尼西亚被日军占领时，由当时的日本工业公司的工藤宏规所调查设计的。现在由松永继承下来预备完成工藤在军刀的保护下所未完成的遗志。

现在日本搞对印度尼西亚经济扩张的，有所谓“印度尼西亚三巨头”，除松永外，还有石原广一郎和鲇川义介。我们不妨看看石原和鲇川是什么嘴脸。石原在战前就是“南进”的积极主张者，他的石原产业公司包办了对东南亚的经济侵略业务，现在又卷土重来，计划在爪哇各地经营仓库事业，开发爪哇中部的铜矿，开发苏门答腊的水力发电。至于鲇川义介更是经济侵略的老手。战前他与军部相勾结，曾使他的“日本产业公司”成为日本第三位康采恩。1937年，他把“日产公司”全部迁移至我国东北，合併“南满铁道公司”一部分产业，改设为“满洲重工业公司”成为伪“满洲国”事实上的主人。他担任满洲重工业公司总裁时曾积极推行压迫和榨取中国东北人民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关东军阀首脑东条英机、现任首相岸信介等被称为操纵伪“满洲国”的五大头目。他的一身充满了法西斯的臭味。这个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老手，现在把阵地转移到东南亚。上述的日本矿业、帝国石油、石油资源开发公司都是受他操纵的公司。据他自己说，他个人目前不打算办新事业，“但是如果不限于一项事业，而是整个的印度尼西亚综合开发计划，也可以搞一搞”（日本“经济学人”杂志1958年2月22日号）。这还不明白吗？他是要把印度尼西

亚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战后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从1951年起已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1957年以前一直占印度尼西亚输入的第二位（1954年曾占第一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对印度尼西亚除输出消费品外，也输出部分的机械设备，如芝拉札棉织厂，苏门答腊火柴厂和泗水苏打厂，都是用日本机器装备的。日本已开始对印度尼西亚输出资本，在1958年2月间，印度尼西亚私人资本和日本大和银行、石原产业公司合资经营的“佩尔丹尼”银行已在雅加达开幕，其中印度尼西亚资本占51%，日本占49%。总经理是印度尼西亚议会第一副议长、伊斯兰教联合会重要分子阿里芬，副总经理是日本人。

日本垄断资本的有力组织经济团体联合会，在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于1957年10月访问时，就和他讨论了各种“合作”计划。而日本垄断资本对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的调查机关亚洲协会副会长岩田喜雄公开主张“以印度尼西亚为开发亚洲的据点”。

目前日本造船和海运业的活动最为活跃，除利用船舶进行赔偿外，1958年春日本造船业代表已与印度尼西亚造船业代表交换了一项关于由日本协助印度尼西亚建造新船、建设造船厂的经济技术合作的备忘录；6月下旬，神户川崎造船公司经理应印度尼西亚“卡尔亚”船厂的邀请，前往商谈两公司在造船方面进行合作的问题；6月底，以日本工商会议所副会长、京都工商会议所会长中野种一郎为首的、由二十三人组成的工业技术合作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曾表示日本打算给东南亚国家的私人工业以技术“援助”。

岸信介政府为执行垄断资本的侵略意图，转嫁经济危机，并拟在赔偿之外再对印度尼西亚提供日元贷款五十亿日元

(約合一千四百万美元)。該項貸款將用人造絲織品和磁器來提供，因為日本工業資本家堅持採用這種方式。1958年9月5日日本通商產業省已遵照壟斷資本家的命令作出此項決定，只待大藏省作形式上的同意。根據日方計劃，擬出口生產過剩的人造絲織品四十億日元，磁器十億日元，貸款由日本進出口銀行提供，期限為延期一年後，在四年內償還。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自荷蘭本土被希特勒占領後，日本便垂涎印度尼西亞這塊“無主的領土”，並終於進軍作了它的“主人”。現在印度尼西亞擺脫了殖民統治，並為建設獨立的民族經濟進行了驅逐荷蘭殖民主義者殘余勢力的英勇鬥爭，而日本却認為印度尼西亞出現了“真空狀態”，有待它去填補。

日本為了達到在經濟上控制印度尼西亞的目的，甚至還施展帝國主義的老手法，企圖在當地扶植親日的買辦資本，並正在積極從事這項陰謀活動。

日本對印度尼西亞不僅具有經濟擴張的野心，還暗藏着政治上的圖謀。1957年印度尼西亞叛亂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竟允許叛軍代表在日本公開活動，洽購軍火，並且與策動叛亂的美帝國主義者相勾搭，暗中接受軍火訂貨供應叛軍。這種司空見慣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六十年來在亞洲各國採取的老手法，竟又施之於印度尼西亞。

岸信介第二次訪問東南亞回國後，1957年12月3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就認為印度尼西亞人民反對荷蘭殖民主義的鬥爭是一種“過激的行動”，這不僅拆穿了日本同情亞非民族主義的偽裝，還十足地表現了以岸信介為代表的潛在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反殖民主義運動的誣蔑。

隨同岸信介訪問東南亞的前內閣官房長官愛知揆一說(1958年1月1日日本首相府“旬刊公報”)，印度尼西亞的政

治本身，現在非常不稳定，坦白地說，雖然已經獨立，但是現在蘇加諾政權的威力還沒有凌遲到各地或爪哇島以外的島嶼。這就是日本統治階級對於為印度尼西亞人民所擁護的蘇加諾總統的評價。

總之，野心畢露的日本壟斷資本在印度尼西亞驅逐荷蘭殖民勢力的鬥爭爆發後，就紛紛議論要開發這個“亞洲的寶庫”；在賠償協定生效不到半年之間已進行了無孔不入的活動。今后隨著日本經濟危機的加深，還會千方百計地對印度尼西亞經濟的各個部門進行滲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統治不一定要把一個國家在形式上變為殖民地，許多在表面上是政治獨立的國家，實際上可以從經濟方面把它們變為殖民地。而與印度尼西亞為隣的菲律賓，它和美國的關係就是如此。這對於迫切需要建設自己獨立的民族經濟的東南亞各國來說，當然是一個前車之鑑。

五、向美國搖尾乞憐

據日本亞洲協會調查，日本每年對外投資力量目前僅約一億二千萬美元，每年對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的賠償額共約六千四百萬美元（其中緬甸為二千萬美元、菲律賓為二千五百万美元、印度尼西亞為一千九百万美元），對東南亞各國的私人投資到去年年底止為一千九百萬美元。欲以此微之數獨立開發東南亞實在很少可能。而美國對東南亞的投資在1955年底已达五億三千四百萬美元。英國對東南亞的投資在1954年底達七億五千万美元。日本如不能取得美國的支持，不僅無法在東南亞實現其擴張的野心，而且有被美、英壓倒的危險。因此，外務相藤山說，“日美合作”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礎，日本同東南亞國家實行經濟合作，必須以“日美合作”為出

发点。这就是說，日本要充当美国对东南亚地区侵略政策的馬前卒。

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失败了，独立进行开发又不可能，而日本的經濟危机却日益加深。第二次岸信介内閣为应付經濟危机，拟竭尽全力进行資本輸出，并乞求美国的支持。其主要办法是利用日元貸款和延期付款两种方式。

1958年5月22日日本大选揭晓后，5月28日日本垄断資本的中心組織經濟团体联合会在全体会員大会上通过的決議承認，資本主义世界經濟的“停滯”（危机的代名詞——作者），出乎意外地严重，它的恢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加之，目前日本的經濟情況处于“鍋底状态”，这种“不景气有相当长期化的可能”，因此，唯一的出路是“振兴輸出”。

日本垄断資本公开承認日本經濟危机的严重性，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在起草这个決議时，經濟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坂泰三等十余人曾三易其稿。

于是，奉命唯謹的岸信介6月17日在国会发表演說时，提出了“輸出第一主義”，他說，“增加出口是日本經濟的必須条件，所以还須从事特別的努力”。而第二次岸信介内閣的其他主要閣員如外務相藤山愛一郎、大藏相佐藤榮作、經濟企划厅長官三木武夫、通商产业相高崎達之助在国会和对新聞記者的发言中，也都一致強調必須振兴輸出。但是在經濟危机的籠罩下，1958年第一季度的世界貿易額比1957年同期降低了8%，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从1958年4月起也比1957年同月大为減少。因此，日本主管經濟扩张的官員在絞尽脑汁后承認，关于所謂发展出口貿易的方案，过去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今后如果重新考慮，除去提供“日元貸款”以外，沒有別的办法。

关于日元貸款，目前已实现的有上述的对印度貸款五千

万美元(分三年付給，第一年度为一千三百九十万美元)，大体上已确定的有上述的对印度尼西亚的贷款一千四百万美元、对菲律宾的贷款四千九百万美元及对緬甸贷款二千万美元(第一年度预定为五百万美元)；間接的由世界銀行对东南亚国家提供的日元贷款有三千零五十万美元，其中印度占二千四百万美元^①。此外，据1958年8月29日外电所传，日本通商产业省支持一个给予五个东南亚国家总额相当于一亿六千万美元的贷款計劃，这些贷款将提供給錫兰、馬来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而首先是给予巴基斯坦。

日本最近数年来对巴基斯坦的經濟扩张是最不順利的，1950年日本对巴基斯坦的出口曾达五千六百万美元，占日本出口总额的7%，1956年猛跌为一千七百余万美元，1957年再跌为一千六百余万美元，仅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 (主要原因是巴基斯坦棉布基本上已能自給，进口由朝鮮战争前二亿余碼減至三、四千万碼)。因此，日本通商产业省准备给予巴基斯坦贷款四千五百万美元(第一年度約一千五百万美元)，作为修建灌溉設施、港口装备及設立一个水泥厂之用。然而日本只拟利用贷款扩大出口，却不准备增加进口，甚至也不愿意履行行业已簽訂的进口协定。根据1957年7月生效的日巴貿易协定，日本在1958年6月末以前应购买巴基斯坦原棉三十万

①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將其对世界銀行的日元投資也陆续轉貨給东南亚各国来购买日貨。日本对该行的日元投資四千五百万美元中，已在1956年2月和1957年5月先后二次各將五百万美元轉貨給这些国家。嗣后，日本又陸續同意貨給这些国家二千零五十万美元。接受世界銀行日元贷款的国家有印度、泰国、巴基斯坦和緬甸。由于日本經濟危机繼續加深，日本銀行的政策委員會于1958年8月26日決定將世界銀行账户內的日元存款一百六十亿日元，也要設法貸給东南亚各国采購日貨。

包，但日本食言而肥仅购买二十二万包。尽管巴基斯坦一再要求日本履行协定，可是日本却置之不理。日本垄断资本的毫无信义，不守诺言，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日本垄断资本拟倾其全力进行资本输出，但是据日本经济企划厅估计，日本用日元贷款输出资本的能力，目前顶多不过一亿美元，而且这只有在国际收支有盈余的时候才有可能。如果日本垄断资本不顾死活；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勉强输出资本，那么外汇危机又将重新降临，因此，日本唯一的希望还是想用美援来打强心针，从美国借款后再转借给东南亚国家。1958年9月18日，日本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敌视中国、取媚美国的帝国主义谬论之后，就转到了向美国伸手要钱“复活大东亚共荣圈”的主题。他说：“建立区域经济发展基金和推行经济计划在东南亚和在中东和拉丁美洲一样必要的。我热烈希望，由于有关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一项区域经济发展基金将会早日在东南亚建立起来”。他这一套新花招，无非是美国资金，日本技术，东南亚资源的翻版而已。

关于延期付款，欧美各国对东南亚的条件是第一次付款10%或甚至不要第一次付款，限期则一般为七至十年。因此，日本自1958年6月中旬起，已将第一次付款25%以上和限期五年以下的原有规定，改为20%以上和七年以下，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进一步放宽。实际上，1957年年底，日本与巴基斯坦签订出口尿素设备九十二亿日元（约合二千五百五十万美元）的合同，已经是按照这种放宽了的延期付款条件来进行的。可是延期付款也不是万灵药，因为机械设备的销售，不仅取决于付款期限，还取决于它的品质和性能，而日本产品在这方面比欧美逊色；何况东南亚国家在原料跌价、外汇不足的情

况下，对这种第一次付款20%以上的赊销办法，还是裹足不前，并且赊购以后能否按期付款也成问题。据日本通商产业省按整理出来的材料估計，1958年度（1958年4月—1959年3月）日本用延期付款方式出口的数额只能达到三亿一千万美元，将比1957年度减少20%。可見，日本想利用延期付款方式来扩大出口的前途也是暗淡的。

因此，岸信介在記者招待会上（1958年6月13日）向美国搖尾乞怜，他說：“在向东南亚輸出方面，东南亚各国需要很多日本商品，但是沒有錢，因此，延期付款方式可能采取。我想使美国同意这种想法，采取把过于集中在美国的美元分散的办法，来要求美国合作”。可是日本經濟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坂泰三1957年訪美試探后就認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毫无采納的意思”。美元的集中是美国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法宝之一，只有在十分必要时，才略微施舍一点来延續它們的生命。美国并不認為日本垄断資本是忠实的同盟者，对它所采取的頂多也只能是吃不飽餓不死的政策。

結 束 語

岸信介政府对东南亚进行經濟扩张的前途是并不美妙的。首先，东南亚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记忆犹新，因此，东南亚国家不会不警惕岸信介政府的阴谋并識破其潜在的帝国主义野心。

1957年随岸信介訪問东南亚的前内閣官房長官愛知揆一返日後曾和日本“世界动态研究所”所長中西重思作如下的問答（日本首相府“旬刊公報”1958年1月1日号）：

中西：看最近的報道，據說印度尼西亞人認為日本在戰爭時期中對印度尼西亞的作法，甚至比荷蘭人還要惡劣。……從而，東南亞民族對日本依然沒有去除憎惡的心情。

愛知：剛才你所說的話，也許是不能否認的（重點系作者所加）。

中西：馬尼拉是對日感情比較惡劣的地方，聽說你們都非常小心注意。

愛知：坦白地說，象前面已經提到的（日本人）在菲律賓（的暴行），也許是無法辯解的……現在我們所會見或接觸的人們，他們的亲戚就是被殺害或遭遇暴行的對象（重點系作者所加）。

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生活过的东南亚人民是不可能忘却那阴森森、血淋淋的日子的。不管爱知揆一用多少“也許”，也不能不承认铁一般的事實。

因此，在1958年3月日本召开駐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十七个国家和地方的外交使节會議的时候，尽管外务相藤山在开

幕詞中說，日本同亞洲各國的關係已經從第二次大戰的“善後阶段”轉入建立“合作关系”以“建設新亞洲”的阶段。可是據“朝日新聞”報道（1958年3月13日），參加會議的日本駐東南亞各國的外交使節在會前發表談話時一致認為，^①東南亞各國害怕日本的“經濟外交”是一種經濟侵略。而藤山的所謂“建設新亞洲”，不言而喻，就是要瓜分市場，建立勢力範圍。事實上是要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獲得了獨立和解放的亞洲人民，重新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黑暗統治，這哪裏是“建設新亞洲”，顯然是要恢復舊亞洲。

日本對東南亞的瘋狂擴張，已引起了普遍的反對。且不說民族主義國家。連泰國也不滿意於日本的片面傾銷政策，因此，計劃在曼谷舉行的日本商品展覽會目前已瀕於取消的危險（1958年9月12日法新社電）。在馬來亞聯合邦總理拉赫曼訪問日本，並且同岸信介發表聯合聲明（1958年5月）宣布馬來亞將為日本的工業品提供市場以後，馬來亞人民和工商界人士羣起反對，而輿論界也反對引狼入室，迫使拉赫曼表示不能容許日本貨在馬來亞傾銷。而迄今為止，馬來亞政府不僅沒有給日本以最惠國待遇，甚至連兩國的貿易協定都未簽訂。1958年7月在馬尼拉召開國際工商會第七次大會時，日本派三井銀行總經理佐藤喜一參加。在這次會議中，在日本的活動之下，曾提出所謂亞洲清算機構和亞洲共同市場問題。但是菲律賓代表、菲銀行協會會長加羅拉姆說：“如果組織共同市場，那只是對日本有利”，使佐藤哑口無言。可見岸信介政府在推行它的經濟擴張政策過程中將不會是順利的。

其次，目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已陷入危機或者面臨危機，都在擴大出口，減少進口，日本想在這場你死我活的激烈的市場鬥爭中，大大增加對東南亞的出口也很少可能。

事实上，日本对东南亚出口的增长速度从1957年起已开始下降。据1958年“日本通商白皮书”分析，日本对东亚及东南亚的输出，1956年比1955年增加24%，1957年比1956年仅增加10%，出现迟钝现象。就个别国家说，超过1957年日本贸易总的增加速度14%的仅有菲律宾(60%)，缅甸(109%)，泰国(34%)，柬埔寨(24%)，老挝(107%)，低于总的增加速度的有印度、南越、新加坡等地，而对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巴基斯坦、锡兰和香港等地的贸易都有减少。1957年日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输出商品中，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品增加20%以上，但美国、西德、法国则增加30%左右，都超过日本。西德对这个地区输出的80%以上是重工业品和化学工业制品，而日本纺织品占30%，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品只占50%。日本重工业产品由于质量差、价格高，虽然采取种种人为办法增加出口，但依然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而美国利用“美援”、英国利用“帝国优惠制”和“英镑区”、西德利用价格与日本在东南亚市场的争夺战，正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而日益激烈。因此，岸信介政府的“输出第一主义”已成幻影。

事实上，日本对东南亚的贸易现在已显著下降。1958年1月至5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出口减少了10%，进口减少了43.7%。日本垄断资本的忠实代理人岸信介1958年6月28日与日本“经济学家”杂志社论委员山本正雄交谈时，还表示不肯放棄日本今年的出口目标，要努力再试一试（“经济学家”杂志1958年7月19日号）。可是，时隔两月，以岸信介为首的最高出口諮詢委员会终于承认原定的出口指标无法实现，被迫将1958年度出口指标改订为二十八亿八千七百万美元。这比原定指标三十一亿五千万美元约少二亿六千二百万美元。它的意义是日本“新经济五年计划”由于出口计划不能实现，已宣

告破产。但即使是已降低了的出口指标，也无法实现。因为该委员会承认，如果中日贸易继续停顿，1958年度的实际出口值只能达到二十八亿二千万美元，换句话说，这比1957年度的水平还要低。可是据1958年12月9日共同社估计，日本1958年度出口额只能达到二十七亿五千万美元。江河日下，这就是日本出口贸易的前途。

最后，岸信介政府这种对内复活军国主义，对外复活“大东亚共荣圈”的帝国主义政策，已引起了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反对。以岸信介为代表的潜在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这一小撮魔鬼，虽然愿意与美帝国主义者同上绞架，可是日本人民决不会答应岸信介政府把他们引上这条绝路。今天的日本人民已经不是战前的日本人民，他们的斗争力量正在增加和发展。而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日本共产党正在同其他进步党派、进步团体、进步人士一起，以浩大的声势展开了反对岸信介政府追随美国、复活军国主义、走战争道路、进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自杀政策。日本人民对战争还是和平，屈从美国还是独立自主的两条道路的抉择，是一定会选择后者而拒绝前者的。

独立和解放了的亚洲人民，也决不会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死灰复燃，重建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屠杀、烧掠、搶劫、姦淫、毒害、凌辱的代名词。最近出版的日本“东洋經濟新報週刊”（1958年7月26日号），似乎也觉察了这一点，它说，“美国资金、日本技术、东南亚資源三位一体是日本垄断資本的东南亚政策。但是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个計劃是不容易实现的”。岂但不容易实现，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新形势下，日本垄断資本及其代理人岸信介政府如果硬要逆流而行，坚持走帝国主义老路的政策，



2 016 6350 1

其結果必然是碰得头破血流。

披着羊皮的豺狼的命运是不妙的。它的結果是被宰杀在羊栏里。今天我們对于披着羊皮的日本侵略者首先是要剝掉它的羊皮，揭露它的真面目，如果它张开血口，就立刻敲落它的牙齿。美国野心狼的牙齿在朝鮮都被打掉了，何况是依附美国的日本垄断資本集团。日本垄断資本家和岸信介如果不改变复活帝国主义的政策，那末，东条英机的下場，就是他們的下場。

书 号

登記号